



# 心路剪影

— 人文心靈共鳴實錄 —

自由青年社主編



# 心路剪影

人文心靈共鳴實錄

本刊近兩年來，不斷為青年朋友探尋當代的一些人物，這些人物，只要他們曾經懷抱一些人文、社會理想，投入過他們的熱忱，努力實現生命，給這個時代一些光和熱，就都是我們要尋找的人。

現在我們找出十五位陸續在本刊刊出，今編輯成書，他們依採訪先後為白先勇、陳月卿、孫越、吳美雲、許博允、賴馨川、三毛、曾永義、張曉風、傅佩榮、楚戈、林清玄、許常惠、姜保真、亮軒。這只是第一批我們要介紹給青年朋友的。

我們相信在這個社會中的各個角落，仍然有許多值得報導的人，那也正是我們要繼續努力的地方。我們希望能為我們的時代，找尋我們的人物。

自由青年社編者識

# 心路剪影

代序

王人傑

## ——人文心靈共鳴實錄

典型的二十世紀社會，是分工愈來愈細，科技發展、資訊膨脹日以千里的社會，各行各業的專家越來越多，但是知識大量增加的結果，反而形成智慧的退化；科技文明發展的同時，精神文明反而衰退。這是二十世紀普遍的現象，也是一般識者所認為二十世紀的危機。

國內近二、三十年現代化、工業化的結果，也呈現出精神文化跟不上物質文化的情況；原本農業文化傳統中的人倫次序，重視人文價值的社會，面臨了社會學上所謂的「解組」問題。

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人文思想的萌芽發展，影響了近代西方豐富的精神文明。它的根本精神，就是在重視人的尊嚴和價值，體現人類的生命理想，對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人的

文化與文化的歷史之存在及其價值加以肯定、尊重。而中國的人文精神，則表現在人之德行上，將人內心之德行，直接表現在文化生活中。

面對物質文明，我們來重新反省我們的人文精神層面，我們的確需要重新來肯定人性、人倫、人道、人格等人的文化以及做為一個人的德行，來展現我的精神生命。

我們一直想藉著「自由青年」來傳遞一點人文精神的訊息，我們也努力的在尋找那些熱愛生命，肯定生存價值，能夠好好的做一個「人」的人物。

在這本書中，我們所要介紹的，正是那些對這個社會投注過他們的關懷，單純而專注的體現過他們的生命理想。從他們的身上，所發出來的光熱，多少給這個社會一些啟示。我們期望與這些有抱負、有擔當的朋友們，攜手開發這個時代的人文理想。

# 時代的「及時雨」

林清玄

商朝大旱七年，大史卜了一個卦：「當以人禱。」

商湯說：「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

我年輕的時候讀歷史讀到這一段，心水清涼，闔書而起，來到庭院裏看到夜空中閃亮的明星，對商湯的仁慈與擔當而深深動容。在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少有人能這樣說出「吾請自當」的話，因為，一個人要「自當」也不是那麼容易，擔當的人要有一些背景與條件，一個時代有沒有希望，不能看一般的百姓，而要看那些有背景有條件擔當的人，有沒有勇氣拍拍胸脯說：「我請自當」！

後來的歷史上還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日盛，酒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偏歷台閣，汲汲顧景，維恐不足，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砍之！」

我讀到這樣的歷史掩卷長歎，恨不能自己立即拿起一把利劍上前說：「壞頭頸，我來砍之！」但我能做的只是把書放在桌上，走出室外，看著陰雨的天氣，心裏沈重的想：一個時代的沈淪往往是這樣的，是歷史人物失去了應有的懷抱與擔當。

懷抱與擔當不是帝王所專有，在這個時代，懷抱與擔當應該是所有的意見領袖所分擔的，如果我們把範圍縮小至文化的層面，那麼這時文化的前景，事實是繫在一些文化領導者的身上。

我們可以更明確的說，一個時代、一個文化的成功與失敗，就在那時代的人物有沒有擔當、夠不夠勇敢、能不能寬大而已。一個有人物的時代，就會是個有人文的時代，一個有人文的時代，就使文明有一些潛力、一些可能。

但是，談中國文明的前景，我們必須落實在此時、此地才有意義，這時候，尋找中國斯時斯地的代表性人物，並給予更明白有力量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尋找時代人物呢？我想第一個標準就是「吾請自當」！

除了「吾請自當」的精神，他必須有比較大的格局。我年輕時代讀「水滸傳」，感到憤憤不平，因為像梁山泊上個個都是有鮮明個性的英雄好漢，他們的領袖卻是宋公明，其實宋公明並沒有什麼本事，他的本事只是說好話、送金錢，給梁山泊份子一些未來的希望，因此使得他得到「及時雨」的稱號，也獲得大家的敬重。

以前，我總想：這有什麼難呢？送錢、說好話、給人希望、做及時雨誰不會呢？經過這麼多年的打滾，我才知道這是最不容易的，水滸如果沒有宋江，就會大大失色了。

所以，即使是草莽英雄的環境，「及時雨」也是重要的，那麼對一個正常的有發展的社會，「及時雨」更是重要了。

在一個民主、自由、穩步向前的時代，固需要有開展大局的人物，在文化的各層面，也需要有「及時雨」，就是什麼地方不足就落到什麼地方去的澄明之雨，才能使文化社會有換血與革新的能力。

說了這些，無非是在說明，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更多的人物，也需要肯定這些人物，讓他們發酵，讓他們開展。

「自由青年」最近把歷年來訪問的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及時雨，集結成一本冊子，這是一個傳播媒體關心文化發展的具體表現，這些人物都是歷來我們所敬佩的，如果不是他們吾請自當、堅持自我的精神，我們的時代會顯得更為寂寞了。



「自由青年」的主編鍾惠民囑我為這本集子寫幾句話，我樂於從命，那是由於我看到這些人投入的熱情，使我對文化的將來充滿了希望。但願這本集子的出版能喚醒自由中國青年們：要使我們的時代有光明的未來，沒有別的道路，就是投入時代創造的行列，從落土生根開始，才有可能開花結果。

人文是從人開始的，人道是從人萌發的，人的自尊、人的互重才能有人文、人道的前途。從這些訪問記裡，我們知道人可以活得如此尊嚴，這種尊嚴使我彷彿看見了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走入桑林的背影。

是為記。

# 何妨吟嘯且徐行

傅佩榮

——寫在「心路剪影」之前

「自由青年」月刊社把近兩年以來陸續發表的採訪稿，選出性質相近的十五篇，合為一書，囑咐我在出版時寫幾句話。我是「自由青年」的讀者，每個月都會為了欣賞它精心設計的內容與樸實自然的筆觸，而耗去一個晚上的唸書時間；我也是它的作者之一，每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處理得大方悅目，就有相知相惜的愉快感受。

此外，很榮幸地，我也因為獲得國家文藝獎而忝列這次被採訪的十五人之中，因此很高興能夠藉著這個機會，得知別人——其實是見多識廣的月刊主編——如何將我歸類。我大致溜覽一遍名單，發現沒有一位舊識，原因並非這些人不夠知名，而是我自己冒失地走進一個新天地。

我熟讀各文之後，才知道自己找到了一群在心靈上聲氣相通的朋友。我先把另外十四位先生女士的大名列出，再說明上面這句話。他們依採訪先後順序為：陳月卿、白先勇、孫越、吳美雲、許博允、賴聲川、三毛、張曉風、曾永義、楚戈、林清玄、許常惠、保真與亮軒。這些人擺在一起的理由，顯然不是表面可見的：他們的年齡不屬於同一代，專長領域也可以畫分為六、七種。那麼，這本採訪他們的書究竟想表達什麼共同的意念？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簡單說來，這是一本陳述生命理想的書。它以具體的例證，展示生命理想之孕育、塑造、與實現過程。生命不能沒有理想，理想總是要求實現；但是真正的理想必然隨著生命向度的開拓而日益高遠，以致人們終會體認到：它之存在，不僅是為了被實現，更是為了凝聚生命的光與熱。

沒有理想，則生命無異於一泓止水；理想給它方向，為它定位。有了「理想」，等於知道人生是「為了什麼目標」；然後，需要的是「磨鍊」，也就是知道「如何達成目標」，並且鼓起勇氣向自己挑戰，以便一再超越自我，增益其所不能；最後，這項具備「熱忱」，也即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的理由，從而掌握奮進不已的動力來源。理想、磨鍊、與熱忱，是生命的潛能得以施展、並趨於完美之境的必要條件。

這十五篇採訪稿雖然非出自一位記者手筆，但是在報導之生動自然與深淺有致方面，卻

都相當成功。尤其可貴的是，這十五位不同背景的人在本書中所顯示的面貌、所傳達的信息，像是極有默契的一個團體。他們彼此不一定認識，但是在心靈上卻聲氣相通，對生命表現出一致的態度，亦即前面所說的：確立理想、接受磨練、與保持熱忱。

就「確立理想」來說，我們都知道，理想植基於現實，但是並不局限於現實。由於每個人的現實情況，包括他的知能才性與生活際遇，不盡相同，因此每個人的理想也不必相同。重要的是，須將自我認知與外在處境配合起來，找出自我實現的方向與雛形。「我能做什麼」與「我該做什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一旦接合，理想立即孕生。理想可以把一個人提升到關懷人群的層次，如電影明星孫越從事社會公益無活動；它也可以使人在工作上滿足自我的要求，如電視記者陳月卿之敬業樂群，作家三毛之熱衷寫作。

更明顯的是，理想使人體察時代動脈，對於中國文化油然而生使命感，如吳美雲之創辦漢聲雜誌，許常惠之採集整理民族音樂，如賴聲川「表演工作坊」的初步嘗試，許博允「新象藝術中心」的種種努力，與曾永義為民間劇場所付出的心血。還有人以闡釋人類未來與人性真相為理想的，如小說家白先勇，與詩人楚戈，作家張曉風、林清玄、保真、亮軒等。

理想或許沒有高低之分，卻有真偽之別。只要是真理想，總能觸動人心。吳美雲與許博允坦承自己為理想痛哭過，其他的人雖未明言，想必也是理想與血淚並生的。不曾終夜痛哭者，不足以語理想。以有限的生命，求無窮的願望，這是對自身意義之根本肯定，也是對同

胞手足的至深情懷。理想是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想到人人皆可以有理想，就足以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其次，就「接受磨練」來說，這些人有兩點共同看法：一要勤於求知、二要勇於吃苦。勤於求知，使人保持開放的態度，不斷拓寬眼界心胸，永遠可以嚮往更好的世界。若不知知道什麼是值得珍惜與值得獻身的，則理想難以塑成。

孫越之所以異於他的大多數同行，原因之一是他「多讀書多思考」；張曉風「絕不浪費時間，無論它多麼短，都會利用來看書」，她的「莎士比亞」是在半夜餵孩子時讀完的；亮軒最喜歡讀書，他覺得：「如果可以海闊天空的唸書，真是好幸福。」；曾永義凡事加個「為什麼」，就可以「以天地為書房」；吳美雲堅持「什麼都可以沒有，學問一定要有」；保真所欣賞的好書是「看它能不能教我一些新的知識，或帶給我一些新的思想觀念」。勤於求知是好的開始，但還需要勇於吃苦，才能走上成功之路。

在「勇於吃苦」方面，這些人一致向「天才」這個觀念挑戰，沒有人承認自己的成功來自天才。陳月卿說：「天才之所以為天才，是因為他比別人承受更多的痛苦」；白先勇認為自己「苦透了，一半的青春都埋葬到小說裡去了」；許常惠憶起「早年窮鄉僻壤採集民族音樂的日子，總是行單影隻」；林清玄兩天唸一本書，每天固定寫三千字；三毛三四個月就寫掉了五十萬字的稿紙。此外，楚戈「不怕寂寞，能跟自己處得很好」，許博允發現值得邀請

的藝術家時，「傾家蕩產也要請來」，這兩種作風源於同樣的堅毅心態：既能安之若素，也能豪氣干雲。

物質有時而窮，精神卻愈用愈出；勤於求知與勇於吃苦，將會逼現生命的勢能，發射精神的熱力，透顯智慧的光芒，產生自得之喜悅。若是追問這些人是否感覺倦怠或悔意，答案一定是：不倦也不悔。那麼，是什麼力量在支撐他們呢？他們如何能夠「保持熱忱」？

答案很清楚：他們都相信某種永恆的東西。永恆之物對每一個人的啟示不盡相同，但是在敦促人奮發上進、日新又新方面，卻有類似的成效。根據這十五篇採訪稿的內容看來，有些人明白宣稱自己的信仰是某一宗教，如孫越、張曉風、與保真信仰基督教，賴聲川信仰佛教密宗，林清玄則深受佛教經典影響。

宗教是他們保持熱忱的動力來源，使他們有豐富深刻的愛心與百折不回的決心。有些人則肯定永恆之物的昭示，具體表現於對文化的信念，如許常惠認為「民族音樂包含著我們全民濃厚的感情與思想，而形成我們民族悠久的藝術之根」，吳美雲希望「讓我們了解自己，外國人了解中國」，曾永義想要「保存古老的民俗藝術，也讓外國客觀更了解中國」，它可以具體表現於對文學與藝術的信念，如白先勇所謂「文學是要當成一種宗教來信仰的」；許博允執意要提升藝術的品味，「即使國內的藝術環境是一片水泥地，他也要一寸寸的把它翻過來」。

當然，它還可以具體表現於對國家與人類的信念，如楚戈以落葉自況，「大雪來臨前，以片片赤忱覆蓋大地，衛護母體的根鬚，好迎接下一個偉大的世紀」，亮軒希望永遠保持人生的火泉：「對相干或不相干的人關切，從最近的妻兒到最遠的非洲飢民」。

以上所列對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國家與人類的信念，往往同時的或深或淺的程度存在於這十五人心田深處，共同形成他們的生命底基，使他們在面臨艱難險阻時，仍可「保持熱忱」愈挫愈奮，向著理想大步前進。

他們絕不孤單，凡是能夠確立理想、接受磨鍊，與保持熱忱的人，就是他們的同伴。許多令人景仰的前輩曾是如此，許多令人佩服的同輩正是如此，還有更多未來的生力軍也將是如此。我想，「自由青年」月刊社把這十五篇採訪編合成一書，正是想給這樣的事實留下一個見證。

青年朋友對於這些人的成就或許早已耳熟能詳，但是更重要的卻是：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同時加入他們的行列，攜手同行。我以今日能與這些人同行而感到榮幸，往後我也將以「不負初衷」來惕勉自己。人生之路，「道阻且長」，堅持到底，並非易事。走筆至此，浮現心頭的，是蘇軾「定風波」裡的「何妨吟嘯且徐行」，謹願以此祝福大家從容自得地實現生命理想。

# 從平凡出發

亮軒

本書包含的十五位受訪者，為什麼會成為編者與記者心目中的採訪對象？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同時牽涉到幾項因素：

第一、這一群人的實質表現。

第二、社會對他們的認識與評價。

第三、他們真正的影響力何在？

結果，我們會發現，這一群人包括了學者、作家、音樂家、畫家、出版家、導演、演員、傳播工作者、藝術經紀人等不同的行業，每一位走的路都不同，包括所佔比例較大的作家在內，也是各有其風格與領域。但是他們都是文藝工作者，也就是一般所稱推動精緻文化的成



員。

這一項特色，使得前面所列的三點，在理會時有了層次上的差異。

他們的表現比較容易見到，每一篇報導，幾乎都突出了這一點。但是這一點的重要性如何？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檢討。相信沒有人敢說他們的表現一定是現代我們社會中最高為出類拔萃的。不必說還有其他各行各業，便是在文化工作者的領域中，仍有許多與本書所有的人士相比並不遜色的人。這一群人大約可以說是具備了在這個範疇中許多努力耕耘者的代表性人物。

社會對他們的認識與評價，與他們真正的風貌及應得的評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傳播媒體本質上就無法忠實的反映事實，而傳播媒體也有其難免的、主觀性的取向。現代社會與傳播媒體沒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具有如此性質的媒介，社會真能對這群人產生客觀的評價嗎？很難說。稍微可以引為判斷的依據者，乃是這群人都不是偶然出現，僅是玩票性質的人物。傳播媒體最容易哄抬而起的一窩蜂予他們而言作用較小。他們長年的努力表現，以及累積而成的許多作品，畢竟要一次又一次的在大眾心目中接受試煉，不太可能全憑僥倖。所以也許社會並未徹底的認識他們，也無精準的評價，但是應當大致合乎社會共識的正面價值觀念。

他們對於社會的影響力為何？這一點最難掌握，精緻文化之塑造開拓，有賴大眾文化為